

“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

中国青年 眼中的印度

主 编 于欣力

副主编 [印度] 阿维杰特·巴纳吉 (Avijit Banerjee)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青年 眼中的印度

主编 于欣力

副主编 [印度] 阿维杰特·巴纳吉 (Avijit Banerjee)

出品人: 吴云

责任编辑: 伍奇

装帧设计: 郑明娟



ISBN 978-7-5482-2519-5



9 787548 225195 >

定价: 45.00元

中国青年眼中的印度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青年眼中的印度 / 于欣力主编. — 昆明 :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482-2519-5

I. ①中… II. ①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05876号

出品人: 吴云

责任编辑: 伍奇

装帧设计: 郑明娟



中国青年 眼中的印度

主 编 于欣力

副主编 [印度] 阿维杰特·巴纳吉 (Avijit Banerjee)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37千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2519-5

定 价: 45.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国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调换。(联系电话: 0871-64167045)

序 言

我很高兴为《中国青年眼中的印度》写几句话。这是一本从未有过的书，它为中印两国民间交流开创了新路。云南大学在出这本书的同时，还出一本《印度青年眼中的中国》，形成双向交流，促使两国青年人思想会面，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人住到哪里就在那里生根，我父亲谭云山 30 岁到印度，85 岁在印度仙逝。20 世纪 30 到 50 年代经常回国，1959 年到北京参加政协并与周恩来总理详谈中印关系，以后就再未回国了。国内很多人称他为“现代玄奘”，其实他与玄奘有别，去而未归。西安有“大雁塔”庆祝玄奘“西天取经”归来。中国人只有到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圣地尼克坦（Santiniketan），也就是“和平乡”国际大学校园内的“中国学院”才能看到后人对谭云山的怀念。“中国学院”没有“雁”，所以不是“大雁塔”，倒像是从中国飞到印度的“飞去峰”（与杭州西湖旁从印度飞到中国的“飞来峰”成为一对）。我追随父亲，26 岁到了印度，现在寿命已经超越父亲人世，却仍在效法他的榜样。我 70 岁时得病，如果不离开印度去美国治疗而一直留在印度，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但这 16 年我身体不在印度，心灵却没有离开。我现在是耄耋之年，但我的心还年轻。我在印度生活与工作了 45 年，从 26 岁到 70 岁，是我一生的黄金时段。那 45 年中，我讲课、写书向印度朋友介绍中国，又在阅读与生活中了解印度。我像父亲一样，不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也把印度当作第二祖国。因为我爱印度，所以我的朋友和学生都爱中国。

亲爱的读者们，“中印一家亲”是一个很悠久、很伟大的故事。已故中国学兼印度学大师季羡林称它为“天造地设”。在数不清的千万年以前，本来在非洲的印度地球板块漂海到亚洲与中国的地球板块拥抱，前者的前端钻到后者的下边，把后者的前端抬高起来。昆明附近的“石林”就是证明。我们参

观石林看到的海底的景致是印度地球板块造成的。昆明和云南其他地方，原来是在海底，是中印两大地球板块拥抱、“天造地设”的产物。这一拥抱更制造出喜马拉雅山脉与青藏高原。中国地理、地质学家称之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现在印度所在的地球板块仍然在中国所在的地球板块下边向前推动，中国的西南部、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仍然在慢慢加高。我说的“中印一家亲”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有了喜马拉雅山脉以后，地球上还没有生物。人们说，地球有三极，除了南极与北极以外，还有喜马拉雅山脉这“第三极”，它与地球自转造成的气流相互作用，创造出宜于生物生长的自然环境。喜马拉雅山脉（与青藏高原）又是地球上最大的冰雪仓库，春天冰雪融化，流出数条世界大河。世界上第三大河长江与第五大河黄河创造了中国文明，恒河和印度河创造了印度文明。如果我们以喜马拉雅山脉的中心为中心，在地球上画一个包括印度半岛在内的圆圈（可以叫做“喜马拉雅圈”），我们就会发现地球上一半的动植物都发源于这一圈内，现在与人类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植物（如稻谷、小麦、棉花、麻、桑、豆类等）与动物（如牛、羊、猪、马等）都是这一圈内的特产。到今天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三位祖先，他们是生活在 200 万年前的“巫山猿人”（重庆附近），生活在 180 万年前的“侯尚格巴德猿人/Hoshangabad Ape Man”（印度中央邦），以及生活在 170 万年前的“元谋猿人”（云南元谋县）。这一切说明，“喜马拉雅圈”是人类的摇篮以及中印两大文明的摇篮，也说明中国和印度一开始就有亲属关系。

我想，本书很多读者都听说过“三星堆”这个名字，参观过成都附近的三星堆和成都市内的金沙考古文物展览。这一存在于 3000 ~ 5000 年前的古文明很有特色。第一，发掘的文物中有很多铜塑人像。他们都像现在的印度人，和现在的中国人没有半点相似。第二，三星堆古文明崇拜日神，这一崇拜在印度仍然继续，在中国却被人遗忘。

我还记得好几年前参观三星堆展览的一个场面。口若悬河的年轻讲解员向我们介绍一件直径 85 厘米的轮形“太阳形器”，说了一番有趣但也是荒唐的话。她说，这件文物代表太阳，你们一定会觉得奇怪，太阳为什么会长刺（她指的是轮子的五根轮辐）呢？她说她也一直觉得费解。恰好前一天晚上一位“老师”上课时对此作了解释。这位老师说，人们在沙漠中痛恨太阳，所

以这件铜塑让太阳长刺，代表人们对太阳的诅咒。

我和在场的印度朋友们都忍不住笑了，但没有去驳斥她。这铜塑的轮子代表古印度“日轮”（surya - cakra）的概念，那五根轮辐并不是“太阳长刺”。讲解员的“老师”怎么不好好想想，这三星堆文明的突出特点是太阳崇拜，这些铜塑（包括这太阳形器）都是太阳崇拜的表现，怎么会是“对太阳的诅咒”呢？再有成都一带不但从来就不是沙漠，而且几乎每年只有十来天能看见太阳，人们见到太阳欢迎都来不及，怎么会诅咒它呢？！

其实古印度“日轮”（surya - cakra）的概念早就传到中国。唐代文人韩愈《送惠师》诗有“夜半起下视，溟波衔日轮。”九世纪唐朝诗人独孤铉的《日南长至》诗有“轮辉犹惜短，圭影此偏长。”把阳光形容为“轮辉”。宋太祖赵匡胤《咏初日》有“一轮顷刻上天衢”。今人经常描写“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我想三星堆考古展览馆的“老师”不会对此完全陌生的，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常识运用到“太阳形器”的解释上去呢？

我参观三星堆展览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铜器中鸟的形象特别突出，其鸟的形象往往和兽形结合，有兽头鸟身与人头鸟身的铜塑。展览馆宣传品中对这种突出现象不作解释，却使我想起印度神话的“大鹏金翅鸟”（garuda）。这“大鹏金翅鸟”（garuda）在印度神话中和“龙蛇”（naga）是共生的，佛教神话把它们形容为护法神，它们就作为“天龙八部”的神（“naga”作“龙众”，“garuda”作“迦楼罗”）传入中国。在印度教神话中，这“大鹏金翅鸟”（garuda）是“偏天神”（Vishnu）的坐骑，也是“日鸟”。这“日鸟”的形象在三星堆考古文物中很突出，特别是金沙出土的那片金箔（现在已经成为三星堆文明的形象符号），是四只日鸟围绕太阳飞翔的图案。我觉得：“大鹏金翅鸟”（garuda）简直是三星堆文物艺术的灵魂。再有，表达“大鹏金翅鸟”（garuda）形象的文物在印度各博物馆虽然很多，但时期比起三星堆来却晚了两三千年。换句话说，三星堆文物中的“大鹏金翅鸟”（garuda）是全世界最古老的神话艺术品。

我想，如果把三星堆的文物搬到印度去展览而不标明出处，印度人一定会相信这是印度发掘的考古文物，一定会十分肯定它们是古印度文化的遗物，一定会对古印度“日神”（surya）崇拜大做文章，一定能比已有的中国三星

堆的研讨说得更为头头是道。然而，三星堆是在中国境内，是中国人祖先的文化遗物，这就令人费解了。

究竟三星堆是印度还是中国文明，只能有一种符合逻辑的回答：那就是三星堆文明的存在早于“中国”与“印度”标志的兴起，在三星堆文明时期既没有“印度”，也没有“中国”。三星堆考古没有发现文字，我们现在知道的中国文字发展是从安阳“甲骨文”发展起来的，与三星堆无缘。现在人们参观三星堆考古展览所看到的引汉字文献来解释三星堆文物，严格地说属于一种“反历史”行为，只能当作参考，不能成为学术权威。

有了“中国”和“印度”的标志以后，这两个从“喜马拉雅圈”的摇篮中出生的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背靠着背，一直进行兄弟般的交往，两国民间有许多相同的、类似的神话传说。前面谈到的印度神话中“大鹏金翅鸟”（garuda）和“龙蛇”（naga）的一对与中国神话中的“龙”“凤”一对就有很多相同与相似之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中的猴王“哈努曼”（Hanuman）和中国民间盛传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如出一辙。中国神话中住在昆仑山上瑶池的“西王母”很可能是印度神话喜马拉雅山上的女神“乌玛”（Uma）的化身。当然，这些都是神话，研究起来不可能太科学，无法考据。但佛教传到中国两千多年，文字记载与圣山庙宇在在皆是。我们现在到全国各地名胜旅游，到处都可以看到印度文明在中国留下的脚印。

接下来，我想和本书年轻作者与读者谈谈我在印度研究中国得出的一个结论：精通印度文化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我可以从切身的体会来谈。比方说，中国古书有些典故，《孟子》有“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但因为时过境迁，这“摩顶放踵”就令人费解。我在印度有一次听女舞蹈家用示范动作来讲解自己经历。她说，每天早上练功之前，先拜老师。她跪在老师面前把双手放到老师脚上，然后站起来，把摸过脚的双手擦自己的额头，象征着把师傅的技艺接收过来，然后整天苦练。我听了恍然大悟，这就是“摩顶放踵”呀！《孟子》不正是用这四个字来代表古人刻苦练功吗？！中国古代一定有像印度传承了几千年的练功前的这种“摩顶放踵”的拜师仪式，后来失传了。现在我在网上看到一种对“摩顶放踵”的解释说：“为了爱护他人，不辞辛苦劳累，即使从头顶到脚跟都擦伤了，只要对别人有

利，也心甘情愿地去做。”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小我”服从“大我”（或者“牺牲小我为大我”）肯定不是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创造，我还没有见到中国学者对这一观念的来龙去脉作过完善解释。在印度住过以后，它的源头就凸现了。印度传统认为宇宙的、无限的“我”（Paramatman）包含与覆盖个体的“我”（atman）。“Paramatman”传到中国就变成“大我”，“atman”传到中国就变成“小我”，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中国接受了这种整体观念后，社会的凝聚力大增，个人服从集体，全国一盘棋。

印度语言善用复合的消极语来创造加码的积极意义（例如“asoka/无忧”“abhijit/无敌”，在消极意义前加“a”就产生新意、增加正能量）被中国学会，中国词汇出现“无忧”“无敌”“无比”“无量”“无畏”“无穷”“无限”“无疑”“无碍”“无涯”“无数”等，生动丰富。印度富金、产香，也使贫金、不产香的中国在文学中“金”光闪闪，“香”气迷人。中国四字成语中由印度传来的（如“慈悲为怀”“勇猛精进”“光明正大”“自由自在”“现身说法”“衣钵相传”“种瓜得瓜”“拖泥带水”“空中楼阁”等），不胜枚举。

许多人认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很奇怪，研究“儒家”的学者在他们的长篇大论中，总是要引宋朝朱熹、明朝王阳明等人的话。他们没有意识到古代孔孟教导只是语录，成不了“家”，宋、明时代的国学大师是以佛教的智慧来诠释古代孔孟语录才形成理论。朱熹提倡“理学”，强调“理论”的“理”。“理论”这个词是从佛经来的，是梵文“yukta”的汉译，孔孟时代根本没有的。王阳明的“心学”，更是强调印度文化的“菩提心”，把它应用来发扬孔孟教诲。宋儒范仲淹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把印度的“菩萨精神”在中国推广。他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中印文化合璧。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创造了“为天地立心”与“为万世开太平”的两大新鲜的国学理论。这“心”是佛教对梵文“意识”（citta）的汉译，指的是“菩提心”（bodhicitta），用现代术语就是“思想觉悟”。他这“为天地立心”是一种“高度觉悟世界”的理想。张载是中国第一位以“太平”来形容“公允的世界”的学者，也是对佛教理想的宣传。中国民间称佛陀为“平等王”，

因为掌握人世“生死”大权的阎王是最最大公无私的。张载要“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人间世界世世代代都享受公允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以上这些例子可以为2015年8月23日刘延东副总理在山东济南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的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互学互鉴的交流史”做注脚。

上面这些话是一个86岁的老人以自己亲身经历与研究结果向本书年轻作者与广大年轻读者进言，希望大家认识中印两大文明的亲属关系，珍惜它，并且让它发扬光大。当前世界形势发展显示：中印两国在今后的世界地位越来越重要，两国人口占人类1/3，两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也即将达到这一比率，中印两国团结起来，甚至结成“命运共同体”，就可以把世界局势引导到理想境界。如果两国继续“扯皮”，暗中把彼此当作竞争对手，甚至潜在的敌人，那就会为人类带来灾难。这样看来，中印两国人民，特别是知识精英，应该把增进中印友谊与相互了解当作对国家、对世界的责任。现在云南大学的学生已经站出来肩负这一神圣任务，可喜可敬。

毛泽东主席在20世纪50年代说，印度是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在印度住了45年，和印度朋友交往了60年，对毛主席所说深有体会。云南大学的同学们在这方面也慢慢有所体会。

我认为：云南大学出这本《中国青年眼中的印度》，可以把它当作第一册，以后还继续出，成为中印人们交心的工具。希望其他大学也出这样的书，更广泛地代表中国各地青年的观点与情感。

未来是属于下代人的，今天云南大学积极关怀印度、与印度青年交流的《中国青年眼中的印度》的作者，将来变成国家地方或中央的领导人，就会为对中国政府了解印度与增进中印关系注入强大动力。我预祝本书成为畅销书，成为中国广大青年的伴侣。



2015年9月29日

美国芝加哥大湖北岸

目 录

无 题	赵坤华 (1)
无 题	刘立雨 (6)
第六期印度国际大学交流学习回顾	郑宇轩 (11)
一个宗教学一年级研究生眼中的印度 ——2015 年 1 月 15 日至 25 日印度国际大学交流学习随想	孙 睿 (15)
行印度·印度行	王 哲 (20)
我眼中的印度 ——印度之行的点点滴滴	姚 兵 (24)
从心里走过的印度之美	俸凡茜 (28)
印度交流有感	刘明川 (31)
赴印度国际大学交流总结	杨 倩 (34)
印度之行有感	施政廷 (37)
游后感	林 燕 (39)
印度国际大学交流报告 ——我眼中的印度	胡敏卉 (41)
印度十日	李晓颖 (43)
印度访学之旅	张 鑫 (48)
眼观六路 窥看印度	范一凡 (50)
我的印度行	张芬芬 (56)

无 题	叶光洲 (61)
寒假游印度记	赵俊毅 (64)
印度行记	张 磊 (70)
青梅煮酒忆西游	李昱静 (73)
印度爱情故事	李 扬 (78)
印度在一起	杨 甜 (83)
Follow the Heart to Feel India	陈启榕 (91)
那些在印度的时光	李小冬 (96)
神奇的梦之国——印度	王 詮 (101)
Visva - Bharati 寻梦之旅	薛源玥 (106)
一起去印度	杨伊琪 (111)
天竺行	
——游历印度有感	王俊尧 (116)
游历神奇国度	
——印度文化交流一行有感	李 沛 (120)
初游印度	孙 洁 (124)
记印度之行	高凌鹏 (127)
“和平”的旅程	
——记在印度的交流与学习	肖 旻 (136)
印度梦之旅	杨 真 (140)
需要细细品味的国度	赵 畅 (144)
不一样的印度	张雅琴 (147)
神奇的印度之行	张 敏 (154)
印度行	赵 潇 (161)
心与心的交流，跨越国界	邢 贇 (167)
刹那芳华	李梦芸 (169)

生如夏花，死如秋叶

——赴印度国际大学交流心得	陈劲波 (171)
印度掠影	郭晓明 (173)
来自印度的记忆及所想到的	万 励 (179)
感悟婆罗多	何肇欣 (183)
古老而神秘的印度	胡宇蔚 (190)
人间印度	李宜芯 (195)
浅析泰戈尔的教育思想	张雪贤 (199)
梵语与印度两大史诗对当代印度的影响	何可人 (203)
后记：播撒友谊的种子，搭建心灵相通的平台	
——云南大学与印度国际大学青年学生交流侧记	于欣力 (214)

无 题

赵坤华

我的旅行，
路线从中国到印度，
遇见太多的故事！

从我期待着出发，到如今交流访问结束回国，这一路上，有着太多的新奇、发现、接触、了解、融入，直至感动、留恋、不舍。一路走来，这是一次视野的开阔，是一次人生的丰富；这是一次学习的经历，是一次友谊的增长。这一路走来，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字要写。

我到了印度，爱上那里，然后告诉你。

—

第一晚，大家从四面八方，汇集在了云南大学的校本部，然后乘车去往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因为彼此都不是非常熟悉，所以各自聚成小团队在聊天。陌生感充斥着车厢。我当时还十分担心，能不能顺利地和同学们完成好接下来十天的印度之行。然而这种顾虑，在我到达加尔各答的第一晚便完全被打消了！

快要到达加尔各答机场时，我透过舷窗向外看去，天空深邃漆黑一片，而下方的城市却是灯火通明。这是我不曾看到过的。从即将降落直到落地的二十多分钟里，光点满满地覆盖在地上，像极了那种现代化超级大都市夜景照片的样子。然而到了第二天，真正去到市里时，你会发现，这一切其实不仅仅是错觉，更多的是城市建设风格造成的。

二

经过一晚的休息，次日在阳光的照耀下，我们一行人在酒店吃过早餐，准备向市里出发。不得不说这里的早餐真的十分美味，有各式各样的咖喱风味，甜品、饮品，真让人大快朵颐。

第一次来到异乡的我分外好奇，坐在车里向外看去，忙得连眼睛都不想眨一下，生怕错过一点景色。整个城市没有非常多的高楼大厦，主要是二层、三层的砖混建筑，偶尔会出现殖民时期留下的欧式大理石建筑，格外吸引眼球。街道并不宽阔，堵车现象依旧发生。当然，到了加尔各答，最新鲜的非乌鸦莫属了。在中国，别说大城市，哪怕是一般的城镇，都难以看到如此之多的鸟类。然而在印度，几乎每一个城市，都会有大量的飞鸟，或停留于街道旁，或盘旋于城市上空，让这里更加充满异域的神秘色彩。

三

和平乡是文坛巨匠泰戈尔的故乡。他在这里创办了印度国际大学，在这里教书育人，也在这里与世长辞。这里有他太多的故事，有他太多的回忆，有他太多的东西。

我们于16日深夜抵达和平乡。在简单地用完晚餐之后，随着虫鸣便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晨，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阿维杰特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中国学院以及泰戈尔故居博物馆。中国学院见证了中印两国人民深厚的友谊，自1937年至今，始终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周总理捐赠的书籍封存在图书馆内，虽年岁斑驳，却依旧干净、整齐。如今，阿维杰特老师更是在教室里向我们骄傲地展示了“习大大”颁发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奖”，满脸的自豪与荣耀。在同学们的阅读架上，可以找到最新一期的《读者》等中国杂志。教室里读书声朗朗，抑扬顿挫。你很难想象出外国人竟可以将中文音发得如此准确。门口的红色横幅大大地写着“热烈欢迎云大师生代表团”，我们在当下见证着最伟大的友谊。